

# “三分钟了解一本书”靠谱吗

李浩

“三分钟了解一本书”的短视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有效有趣的“普及方式”，它大抵类似旧时报刊所做的“文学概览”或“新作扫描”，并不是什么特别新兴的事物，只是载体上的差别和更迭。它，在我看来也大抵是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三种批评”中的自发批评(媒体批评)的一个新变种。正如自发批评、职业批评和作坊式批评(大师批评)各自拥有各自的“地域”“气候”“物产”和“居民”一样，“短视频式阅读”其实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也是我们理解文学、对那个文本产生阅读兴趣的有效补充途径。如果处在一种理想状态，如果这个短视频做得足够好，我个人倒也愿意听它讲解之后，按图索骥，寻找那些让我有兴趣的经典名作来读。

即使在专业的、职业的学院派批评中，类似“短视频式阅读”的做法也并不鲜见。不是吗？我们的文学史、历史和艺术史讲述，多数时候采取的基本也属于“短视频式阅读”模式。我们讲荷马、莎士比亚、歌德、鲁迅、老舍，基本上是概括和概览式的，毕竟如果每位作家、每部经典作品都细读，四年的本科教育大约也只能讲到公元1000年甚至更少……

我愿意这样思考和认知这个议题，“短视频式阅读”提供给我们的其实是脉络、梗概、思考倾向和艺术性要点，提供的是这部作品的启发点、启示点。它要唤起我们这些未曾读过这部作品的人的兴趣，提供那种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没有好好地梳理过、思考过的“错过的风景”。

没有任何一个宝藏会长得和藏宝图一模一样，藏宝图

提供的是宝藏的地理位置，比如周围环境和它所邻近的山川、房屋及河流，而不是宝藏中的可贵物质。要想获得宝藏，我们还得顺着藏宝图的指引前去实地挖掘，并能真正有效挖出才行。对于文学来说，也是如此。大概不会有人在A地拥有了B地的藏宝图之后，就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他还需要做太多的准备，还要使用种种工具并付诸实践，才能把宝藏真正地拥进自己的怀中。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学阅读中，一部分拥有了(甚至并非真正地拥有)藏宝图的人确有错觉。听说了一部书之后就以为自己了解、掌握了这部书全部精髓的读者大有人在，甚至这种现象已经弥漫至部分学者之中。我想，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三分钟了解一本书”其中可能的倾向：文化快餐化、碎片化。毋庸讳言，这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腐蚀力的普遍倾向。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度，而是整个人类，是过度的“娱乐至死”浸入骨髓的某种可能后果。这个后果的危害性可能需要再经历十数年才得以充分显现，而且它的危害性不会止于文学，而是整个文明，我们整个共有生活都会受到它的摧毁和危害。你也许以为我是危言耸听，也许以为我是文学从业人员而过度地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但我们可以从人类的文明史进程中得到类似结论。全世界对于文学和文学影响的看重也恰恰说明，在人类的试错过程中，早已发现和明确文学的重要性，它是难以忽视的。

我依然想要强调，“短视频式阅读”对我们寻找经典、寻找适合自己的经典大致有益，它是索引性、概括性的；但

要让它成为“替代”则是错误和不明智的。要知道，“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圇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则已经为这种美贡献了你自己的血液”，作家纳博科夫的这段话极有启示意义。它提醒着我们，索引式的、概括性的“短视频式阅读”绝不能替代真正的文学阅读，文学的珍稀风味和真正的价值所在只有在充分的、耐心的、真正的阅读之后才能得到，才能发挥其“药剂”的性质，才会真正地唤醒我们对于人类命运共通的悲悯性感受以及对人的存在处境的切身思忖。人类的文明，其建立的支点应是爱和悲悯，是基于对弱者和更弱者的同情、理解和拯救之心——而这部分，更多地会贮藏于文学和对文学的敏感之中。

至于说，短视频时代还需要长篇小说吗？我的回答是：需要，甚至更需要。长篇小说提供的并不只是故事之长和篇幅之长，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一种或多种思考生存的角度，会提供一种人类问题思考的“整体性”，这是其他文学样式、其他科学学科无法更有效提供的。而且，除此之外，那些经典作品的次要性好处至少还有，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敏锐，考验着我们的文学味蕾。而这，恰恰是短视频时代最大的匮乏。

## 一曲奋斗者的赞歌

——读《钢铁重器》有感

赵娜

书中特别刻画了技术工人面对国外技术封锁时的坚韧与智慧。当国外企业拒绝提供核心技术时，山西的技术人员们没有退缩，而是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滴地突破技术壁垒。这种创新不只是为了来自实验室，更有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钻研。作者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来展现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不服输的精神。文中写道，1984年，太重接到为上海宝钢一期工程生产一套重要设备的任务，这种设备的研发生产在我国尚属于首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于是太重派出一支40多人的考察组，赴国外考察。国外公司得知情况后，开门见山地告诉太重考察人员：“你们中国在这方面的工艺装备和技术都不行，所以这些产品还是交由我们来完成。”考察组人员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他们遥望祖国的方向，心想：难道，就这么放弃两组机架的生产任务吗？难道，我们真的就技不如人吗？难道，我们只能干一些粗糙的边角活吗？不，国家建设太重的时候，对太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之后，太重人凭借着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攻破了一道道难题，按时完成了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并于1985年11月25日在上海宝钢安装调试完毕，不但为国家节省外汇2600多万美元，还让国外的公司大为震惊，从此对中国工人刮目相看。

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人性的光芒始终是最耀眼的坐标。在《钢铁重器》中，我们看到了工人们在高温车间里的相互扶持，看到了技术人员在失败面前的永不言弃，看到了管理者在困境中的责任担当。这些品质，构成了中国制造业最坚实的精神基石。

工业报国的情怀在书中得到生动地诠释。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次技术创新、每一件精工产品中。当山西制造的装备走向世界，当“中国标准”获得国际认可，这种情怀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

这部作品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我合上书的最后一页，那些在钢铁丛林中奋斗不息的身影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用双手托起了中国制造的脊梁，用汗水浇灌着工业文明的花朵。

《钢铁重器》不仅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还是一曲献给奋斗者的赞歌，它记录了一段历史的同时，更阐释了工业文明与人性的深层关系，告诉我们，真正的工业强国，其实比写诗本身更重要，更需要有温度、有情怀的劳动者。更告诉我们：真正的钢铁，不仅是高温熔炼的产物，更是意志与信仰的结晶。

## 有鸟西南飞

陈丽菲 苏智良

“有鸟西南飞”为中国一古诗句，最早见于《古文苑》，原是一首怀人的诗，说北人思南，欲系信于鸟翼而不得之苦衷。还有一首同时期的古诗《晨风鸣北林》，亦是拟鸟儿“熠耀东南飞”，结果“彷徨不能归”，转咏游子在外，日暮怀归而不得之悲苦情状。近来报端连续发表中、韩、日联合调查团携二战时期日本“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朝鲜朴永心老人南下求证她当年的苦难经历的报道，使我们脑际间，无端浮上这两首古诗。事境虽不相同，但由此引发的悲悯，萦绕不能去。20世纪30年代，东邻的日本发动了侵略亚洲的战争，北邻的韩、朝两国，彼时尚统一，即称朝鲜，但已于1910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被迫为军国主义的日本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其中就有将近20万名的女性(大部分为少女)被迫或被骗作为日军的“慰安妇”。她们懵懵懂懂地跨过国境，被发配至亚洲西南各地做性奴隶。这些当时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近20万只小鸟儿啊！在战争的环境中，大部分被残暴的日军摧残致死，战争结束后，小部分遍体鳞伤地侥幸生还，还有一些则委羽异地，艰苦度日。

在中国湖北武汉市，就有这么一个小群落，她们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回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互识认，逐渐聚拢，儿女婚嫁，每月一次聚会，讲朝鲜话，跳朝鲜舞，做朝鲜菜。岁月的磨难，让她们从最高人迹时期的44人，到后来只剩下3人，且老病交加，乡语渐忘。2002年，我们曾叩门拜访，三人之一的金义庆老人误以为我们是故乡的使者，一句话未听完，抱着丽菲而大恸，几至昏厥。当时老人双腿已不良于行却仍思念远方的故乡。2005年春节前夕，金大娘还电话问候，感谢对她的生活援助，表达人处暮年、疾病缠身、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改变她一生轨迹、再也无法回归故乡之心情。正如《晨风鸣北林》所咏：“玄鸟夜过庭，仿佛能复飞。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仅仅在中国，我们就在武汉、孝感，在上海，在黑龙江，在吉林，在云南，在海南……发现了一羽一羽西南飞的苦命鸟儿，栖息在中国的土地上，她们是这一批南飞群落的最后幸存者。而朴永心，则为了和她同命相怜的姐妹们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再次从故国振羽下西南，以82岁老病之躯，沿着64年前的血泪之路，行行复行行，发出生命中催人泪下的悲愤鸣叫。

我们从1992年开始关注和调查这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发现这个群体的人数至少有40万之众(其中20万为我们中国的同胞姐妹，朝鲜半岛的受害者在16万至20万之间)，我们所知晓的中国大陆幸存者计有418人，然今天只剩下7人了。我们希望用手中的笔，不断记录所闻所见，将战争的罪恶，将这一段日本政府至今还在隐瞒和回避的真实历史，一页一页，一桩一桩，昭告于天下。

诗歌的建筑美学忽视不得

谭延桐

诗歌除了意境美之外，还要有形式美。格式塔美学其实就是这样诞生的，无论是美国作家阿恩海姆所提出的“异质同构”，还是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所提出的“运动视觉”，其实都隐含了这个意思。还有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更是。诗歌的形式美给诗人提出了并不算过分的要求：不要只是简单地分行，简单的分行连两岁的孩子都会，反正不用通过学习都会，连低能儿都会。有些人懒得在分行上动心思下功夫，总是一竿子到底，并且已经成了习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习惯，说到底就是懒得在诗歌的建筑美学上下功夫。而这诗歌的建筑美学，却是相当忽视不得。就是说，一位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

设计师兼艺术建筑师。即使你的思想的钢筋和情感的的水泥再好，堪称世界一流，如果只是呆板的建筑、形象，诗歌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形式美，也即诗歌的形象，总是离不开跨句和抛词、意象安置和语象切割、长呼吸和短呼吸的调配等，不少诗人懒得读书，即使读，也懒得读有硬度、高度和深度的书。知识结构，其实比写诗本身更重要，知识结构强化了，很可能一个生命个体本身就是一首诗，最起码包含了诗的成分。

作家谈艺

摹写《战争与和平》，无疑是在呈现关于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可能走向虚空高蹈的危险。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书中用了大量文字说明：战争与和平作为一定政治历史条件下，由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向不同方向推进而形成的不确定的历史潮流，本质上已经成为即使是那些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包括沙皇、拿破仑等人都无法主宰的大漩涡。既然人人身处其中，那么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就成为勾勒人生疆域的背景板，而宏大叙事一旦与个体的情感、遭遇相关联，便具体化为成长、死亡、爱情等这些人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命题。于是在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体成长和死亡曾经存在的边界、形态，以及生命主体呈现的思考和探索。

娜塔莎的成长命题书写，因为个人和时代背景的关系表现得尤其鲜活热烈。她的生命力旺盛，有点像托翁笔下的安娜，由于热力的牵引，成长要格外用力，所以格外曲折。她必须要走一些弯路，付出一些代价。表现在与安德烈的爱情上，因为她太年轻太活跃，过剩的情感需要释放，她美丽的歌声、灼人的目光都需要爱的寄托，长久的等待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从传统认识的角度看，她犯错了，但是对于成长而言，这不是错，而是她幼嫩的藤蔓的触须碰触了一下陌生的世界，于是她情感的触须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痛苦地卷曲了一下，改变了生长的方向，开始向外探索，从此幼嫩的藤蔓有了了一个美丽的结点。当然也因为她的幸运，在家人朋友爱的支撑下，能够葆有原来的健康和勇气，继续探索、继续生活，终于再次遇到安德烈。如果不是她的生命藤蔓已经历练出坚韧的结点，她就不会那么温柔、那么坚定地陪伴他走过生命中最后一段黑暗旅程。她活泼性格里面的善良和爱意积淀为深沉的情感，直到与皮埃尔结婚。她不再爱浮华的打扮，不再参与上层社会的社交，而是与丈夫互相扶持，养育孩子，共同成长。其实凡俗的生活才是成长真正的修炼地，直到此刻，她才真正回答了成长的命题。

死亡是成长试卷上的最后一道必答题，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什么身份。每个人都只能独自面对未知和恐惧，进入那个永恒的黑暗通道。满身是刺，甚至有点厌世变态的老公爵，好像全世界都亏欠了他，他也与所有人作对。当死亡猝不及防到来的时候，他才刚刚知道自己是多么留恋这个世界，他的后悔、不舍，全都表现在对女儿的疼爱上。可惜不知道是否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充分思考成长的命题，而利用生命最后的光去反思觉醒根本来不及，只能遗憾地被强制离场了。

命运眷顾安德烈，让他的死亡慢慢降临，让他有机会去重逢过去的遗憾，在极度的痛和爱中体验并表达死亡。安德烈从一开始出场就承载了作者赋予的精神使命。他对妹妹的友爱，和娜塔莎的恋爱，对新生子尼古拉的疼爱等，都是在学习成长中体验、记录责任感和依托感、爱与被爱。在小尼古拉受洗的时候他生怕孩子掉进水盆淹死，孩子发烧的时候他像虔诚的实验生调配药品，既流露出他作为一个新手爸爸极度认真甚至神经质的焦虑，又呈现出他如临大敌般保护脆弱生命的全部努力，他倾尽所有认真地填写成长的试卷。

他认真成长的态度也表现在对国家的责任上，虽然其中掺杂着政治的幻灭感，直到最后都汇合为对身体疼痛的体验和思考，并在疼痛的间隙感知到欢欣和爱意，他可以说是欣然赴死。回望那个充满了斗争和欢乐的世界，安德烈在生死边缘拼尽全身力气说出：爱你！因为他对世界充满温柔的眷恋，才会原谅一切，理解一切，爱所有人，他拼尽全力思考后交卷走了，留下两个女孩带着伤痛继续成长，稍后再来作答。

《战争与和平》有很强的时代性，体量巨大，其精神话语、思考的深度，难以复制。幸好，历史和时代话语让出解读的权柄，为我们留下永恒的生命言说空间，表达的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人生，而是人生中的战争——那是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成长和死亡命题。其实，死亡的命题是在成长时期写好了的，只需最后确定，提交。

《战争与和平》插图

经典漫谈 (59)

马桂君